

比皇帝还富有的人

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 (下)

上海·丘峰

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去北京与袁世凯商讨内政,途经烟台,莅临烟台参观张裕酿酒公司,特地为张弼士及张裕公司题词“品重醴泉”,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企业题词。“醴泉”出自《礼记》:“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品重”一语双关,既是肯定张弼士“实业兴邦”的卓见,也表示对张弼士品格为人的赞赏。同时,孙中山在烟台商会发表演讲时赞扬张弼士“实业救国”精神:“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如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将来必可获利。”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魏宸组也给予张裕酿酒公司很高评价,他说:“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大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后来,康有为也到烟台,参观了张裕酿酒公司,并下榻烟台张裕别墅。他在畅饮张裕葡萄酒后,写下一首诗相赠:“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5年4月,年逾古稀的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率团赴美签订中美银行合约和筹备在北京、上海与美国纽约、三藩市成立中美合资的第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张弼士并且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由于当时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还没有名望,在法国、德国等展厅里参观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而在张裕葡萄酒的展厅里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有一次,几个外国人经过展厅时,展厅工作的一个小姐灵机一动,故意“不小心”把一瓶葡萄酒打翻在地,结果,酒香四溢,不但这几位外国人留下了脚步,其他展厅的外国人也闻香而来。小姐喜笑颜开,请客人品尝。中国人制造的葡萄酒,受到了外国人的一致赞扬。就这样,张弼士所带来的“可雅白兰地”酒(后改为“金奖白兰地”)获得金奖,“琼瑶浆”(后改为“味美思”)、“解百纳”(后改为“玫瑰香”)和“雷司令”则获最优等奖。1915年张弼士任游美商业报聘团团长,并率团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张弼士在出席庆祝宴会时,激动地发表演说:“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国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张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时写道:“备历艰阻”、“擲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此后,张裕葡萄酒被作为国宴或高雅国际会议用酒,销往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不衰。

四、“吾生为华人, 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19世纪90年代末,张弼士在国内和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富甲一方,当时在国际上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影响深远。英国、荷兰属殖民当局,看中他的影响力,曾多次给他封官赐爵,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慷慨激昂地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张弼士在南洋创业成功后,豪情满怀地对侨领说:“我要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民增辉。”在这期间,他奔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有一件事对张弼士触动很大,更使他下定决心要振兴民族工业,使祖国早日富强。1898年,张弼士要到新加坡办理商务,囑下属购买从巴达维亚到新加坡的德国轮船公司四张官舱船票。当时随行人员有创办潮汕铁路的张耀轩等人,还有一位德籍家庭医生。第二天,下属买回的船票却是官舱票一张,统舱票三张。张弼士一看,把下属训斥了一顿。下属深感冤枉地辩说,不是他买错了票,而是德国轮船公司不卖给他官舱票。原来,德国轮船公司歧视华人,规定不准华人购买官舱票。至于那张官舱票,还是德籍家庭医生特地买来给张弼士的。张弼士为此感到受到了德国人的羞辱,有损于炎黄子孙的尊严,当即把四张船票撕得粉碎。他还大为震怒地对张耀轩说:“记住,以后我的轮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原来,张弼士于1886年就在马来亚檳城创办了万裕兴轮船公司,购买了三艘轮船航行于檳城、亚齐之间。有万裕兴轮船公司航运经验,张弼士心里有底,他要开辟新的远洋航运事业。不久,张弼士便与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他们从欧洲购买的轮船,航行于印尼苏门答腊到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航线。这条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公司的航线。飘扬着大清龙旗的由华侨创办的远洋轮船,跟德国轮船不仅同走一条航线,而且轮船设备、规格待遇等和德国的完全相同,但票价减半。低成本的竞争使张弼士的远洋航运公司生意兴隆,而德国航运公司却大亏血本,难以维继。不仅如此,张弼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许多德国旅客都到他公司购票。张弼士规定:绝不卖票给德国人!逼使德国轮船取消歧视华人的规定。德国轮船竞争不过张弼士的远洋轮船,不得不认输。

张弼士在国内除了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兴建广三铁路,开采金、银矿外,从1910年开始,陆续以巨额投资兴办农、工、路、矿、机械、垦牧等实业,先后创办了广州亚通机器织造公司、惠州福兴玻璃公司、佛山裕兴机器制砖公司、海丰平海幅裕盐田公司、雷州普生机械火犁(即拖拉机)垦牧公司等十多家企业,大量引进美、日、意等国的先进



技术和设备,开侨商在国内创办机械工业之先河。张弼士办的企业名称大多冠以“裕”字,取中华实业永远“昌裕兴隆”的意思。当时,张弼士与清末状元张謇同被国人称为“南北二张”。张謇是江苏南通人,主张“实业救国”。他创办大生纱厂等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89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召张弼士回国,要委以重任。张弼士回到北京后,李鸿章连忙接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亲自接见他,光绪皇帝任命他为粤汉铁路帮办,张弼士欣然受命。粤汉铁路是由粤、湘、鄂三省绅商提出由他们自行集股,修筑粤汉(广州至武昌)铁路。大臣张之洞同意修建铁路,但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足够财力承担此任。他仍主张官督商办。1900年,清廷把张弼士升任为粤汉铁路督办。张弼士非常重视粤汉铁路的建设情况,尤其是关心铁路的自主权问题。他回国视察时,发生粤、湘、鄂三省绅商要求废除清政府跟美国签订关于粤汉铁路的不平等条约风波。早在1896年,光绪皇帝就下令修筑粤汉铁路,由官方主持,粤、湘、鄂三省绅商通力合作,以保障铁路自主权。但是清廷大臣盛宣怀却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国合兴公司商借400万英镑。美方在合同中强行塞入派员勘测、筑路并“照管驶车等事”的条款,规定直至五十年后中国还清借款,才可以收回铁路管理权。签约后,美方拖延执行合同,甚至私卖三分之二股份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擅自决定粤汉路路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1904年,爆发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主张收回集股自办。张弼士看到清廷跟美国公司签订的合同有失国格,想起在海外德国人歧视华人的事件,深感愤怒,坚决站在绅商一边,向清廷据理力争。当时的报纸记载,张弼士在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粤人有张弼士侍郎肩任其事,鄂省复有南皮尚书鼎力支持,与湘绅同德同心,方谓可破

中国向来敷衍迁就之积习,夺外蔑视之奸胆,申正义以绝阴谋,壮国威而保权利,在此一举。清廷慑于群愤,收回粤汉铁路,允许商股自力,张弼士等人功不可没。”1911年,清朝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置粤、湘、鄂商绅的利益于不顾,严重侵犯了投资商绅的权益。张弼士不怕丢乌纱帽,多次上奏朝廷,力陈铁路收归国有种种不当之处,要求改变决策,但清廷置之不理。张弼士大失所望,觉得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不变革不行。这时,他看到孙中山革命是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的大业,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张弼士支持唯一的儿子张秩参加同盟会。张弼士也结交了一些革命党人,并且慷慨解囊,予以资助,他还捐助了孙中山白银30万两。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弼士又跟张耀轩以南洋中华商会为名发动南洋的华侨集资,为孙中山革命捐赠巨款。在民国初期,张弼士欣然接受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议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要职。

五、心忧天下 乐善好施

张弼士不仅是大企业家,而且是大慈善家,对家乡和南洋的同胞充满爱心。1900年,黄河大决口,黄河流域老百姓流离失所,许多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张弼士听闻此消息后,寝食难安,立刻在南洋各地发起募银百余万两,赈济灾民,清廷为此赐建“乐善好施”牌坊。广东汕头是“嘉应五属”到南洋的必经之路。有一年,他在回国视察汕头后,看到当地居民生活贫困,读书困难,尤其是嘉应五属子女上学更为困难,因而特地在汕头拨款建“育善堂”,购置堂产,为“嘉应五属”民众作福利基金。张弼士还在南洋和国内办过学堂,1905年,光绪皇帝特地赐他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在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激动地说:“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材不出。人材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产,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务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张弼士的激情讲演,在场听众无不感动,博得了热烈掌声。张弼士在家乡大埔时,曾经放牛种地,没有读过什么书,深感读书的重要。他一生热心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生平所捐款达数十万两银。在清廷任命他为海外商务大臣兼檳城管学大臣时,首先创办华文“中华学校”并捐资八万两银创办檳城中华学校;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在新加坡创立华文“应新学校”,对于穷困人家的子弟,甚至给予免费读书,对优秀学生加以奖励。他说,中华民族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中国是我们的根,人总是落叶归根的,希望华侨华人从国外回归故乡时,都能荣宗耀祖,为国添光。在张弼士的带动下,新加坡、马来亚两地相继兴办了八所华文学校。

在中山大学兴建了“张弼士堂”。1924年,著名学者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写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六、落叶归根话亲情

张弼士的童年是在故乡广东大埔的山区度过的。在他创业成功后,常常不忘哺育他的家乡。张弼士在南洋给米店温老板打工时,扛米搬运,起早摸黑,异常辛苦,深得老板赞赏,把温小姐许配给他做偏房。即便是这样,张弼士对于老家的糟糠之妻仍然念念不忘。少年张弼士在家乡时,阿爸、阿妈都是耕田人家,给他养了个童养媳陈氏。陈氏温良贤淑,尊老爱幼,深受乡人好评。张弼士对陈氏也心存感激,到南洋后,不时托水客带些牛油、面粉等回来,后来几乎每年春节,他再忙都要回家跟家人共度新春。每次张弼士回家,陈氏总是亲手制作酸芋头和酒糟粕两道大埔农村传统食品给张弼士品尝。张弼士体谅妻子一片苦心,每次吃罢总是赞不绝口。19世纪90年代中,张弼士正忙于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筹建工作,又在南洋举办学校,还忙于粤汉铁路的建设等等,经常奔波于南洋跟中国之间,无暇顾及老家。这时陈氏劳累过度,病卧不起。陈氏尽管想念着张弼士,但却特地叮嘱公婆,不要告知自己病况。陈氏久治无效,抱憾离开人世。此时,张弼士正在南洋筹建几间华文学校,噩耗传来,悲痛欲绝,但一时苦于无法抽身,十分焦虑。况且,当时来往南洋,都是乘坐火轮,最少要在太平洋上漂七天七夜才能辗转回国。张弼士知道无法一睹结发之妻遗容,立刻急电家人,务必停柩,以待其归后方可安葬。过了一年,张弼士公务隙间,专程回到大埔老家,亲自主持葬礼,厚葬陈氏。

在筹办张裕酿酒公司期间,张弼士不仅失去了妻子,而且还失去爱侄张成卿。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惨淡经营的二十年里,张成卿身兼总董、翻译、工程师等要职。在建造储酒地窖施工时,德国工程师两次均告失败,张成卿挑起重第三次营建重任,久久攻关不下,也宣告失败。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及屡遭失败的打击,张成卿身心交瘁,吐血不止,但他仍不甘罢手,亲自修改第四次设计和施工方案。此时,他虽已病情恶化,仍顽强地让人用手推车推上工地巡视调查。他夜不能寐,苦苦思索,第二天起来,头发全白了,而他终于想出了解决方案。就在酒窖攻关得胜之日,张成卿因病人膏肓,溘然去世,时年仅四十岁。张弼士闻讯,悲痛至极,除将留作自用的名贵棺木赠张成卿殓葬外,还特地从南洋赶回烟台,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1916年,张弼士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不顾年迈体弱,前往南洋四处接洽。当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享年76岁。张弼士临终遗言:“死葬家乡。”张弼士家属遵照遗嘱,将张弼士的灵柩从南洋巴城运回广东大埔县安葬。据张氏家藏《先考张弼士府君生平传略》记载:“灵柩自巴城过檳榔屿,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志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学监督,均亲临致祭。”

张弼士的灵柩从香港入境后,灵舟从汕头溯韩江而上,韩江两岸民众纷纷摆设路祭,设牲祭奠。孙中山先生得噩耗后不胜悲痛,特派代表到灵前敬献花圈,挽联写道:“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对张弼士及其金兰地给予高度评价。张弼士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功绩,永世长存。

(全文完)



张弼士故居